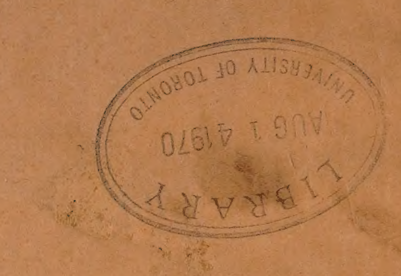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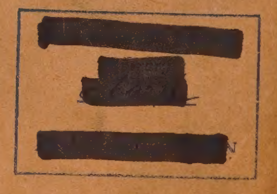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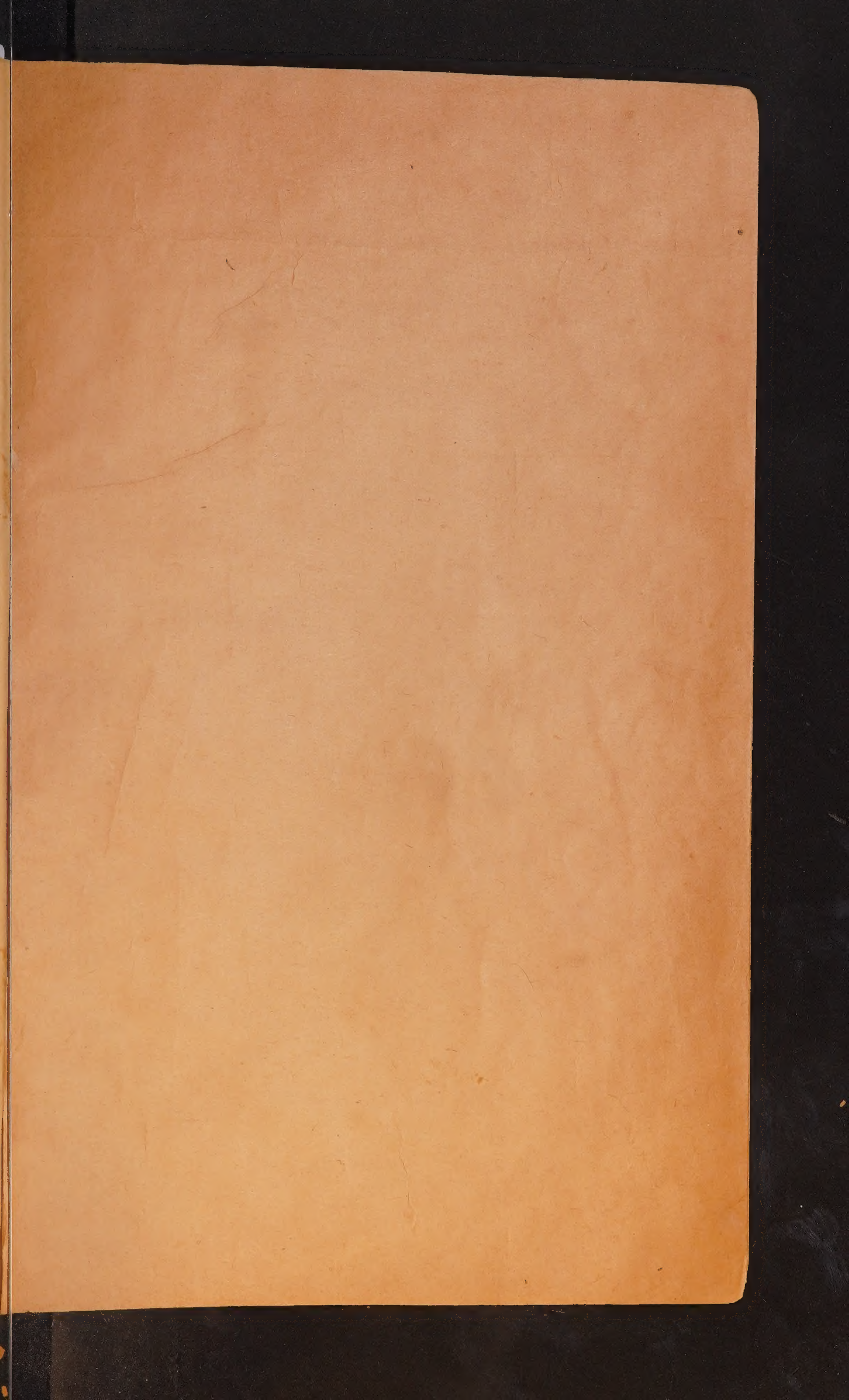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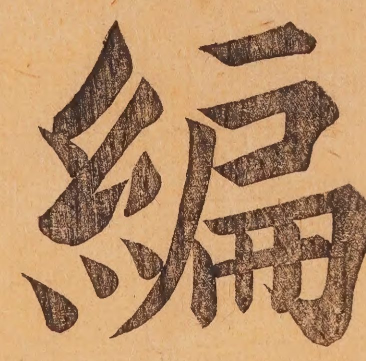






關中仲好馮先生著

關學編



三原劉傳經堂藏板

關學編原序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
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皐比勇
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謂自道
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藍田武功三水
名為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
諸儒猶力為撐持塤吹篪和濟濟雝雝橫渠遺
風將絕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也哉迨

我
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臯蘭翔起
厥力尤鷙璞玉渾金精光含斂令人有有餘不
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遺風
小泉不繇文字超悟于行伍之中亦足奇矣司
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蹈矩之
死靡他至于康僖上承庭訓下啟光祿而光祿
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者歙
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于天下若夫集

諸儒之大成而直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爲獨步者也宗伯門人幾徧海内而梓里惟工部爲逮肖元善篤信文成而毀譽得失屹不能危其真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博士甘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頫仰古今必折衷于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繇入門戶各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詭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淑有日頃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爲纂次題曰關學

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畧云嗟夫諸君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能誦詩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將旦莫遇之矣不然而徒品隲前哲膚曉口耳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萬歷歲在丙午九月朔日長安後學馮從吾書于靜觀堂

關學編敘

理學一脉其盛衰關世運髙下然自東周以還聖如孔子尼於無位不得行所學徒與弟子講業於洙泗之濵晚而賛易序書删詩修春秋定禮樂以俟後賢令斯道不終墜所謂聖人既往道在六經也孟

子紹之皇皇救世所如不合徒托空言今所存僅七篇遺書耳又不幸火於秦佛於東漢宋梁陳唐老莊於晉經既闢詖學又誕幻至功利之習溺文辭之尚牽漸靡成風末流莫挽蓋不知理如何學如何矣宋自濂溪倡明絕學而關中有

橫渠出若河南二程新安朱子後先崛起皆以闡聖真翼道統為己任然後斯道粲然復明關中故文獻國自橫渠迄今又五百餘歲矣山川深厚鍾為儁彥潛心理學代有其人追我

明道化翔洽益興起焉如涇野則

尤稱領袖者侍御馮仲好氏關中人也弱冠即志聖道通籍不數載以言事歸山中閑暇日惟講求正學排斥異端為惓惓所著關學編四卷始於横渠訖於秦關計姓字三十三雖諸君子門戸有同異造詣有淺深然皆不詭於道設在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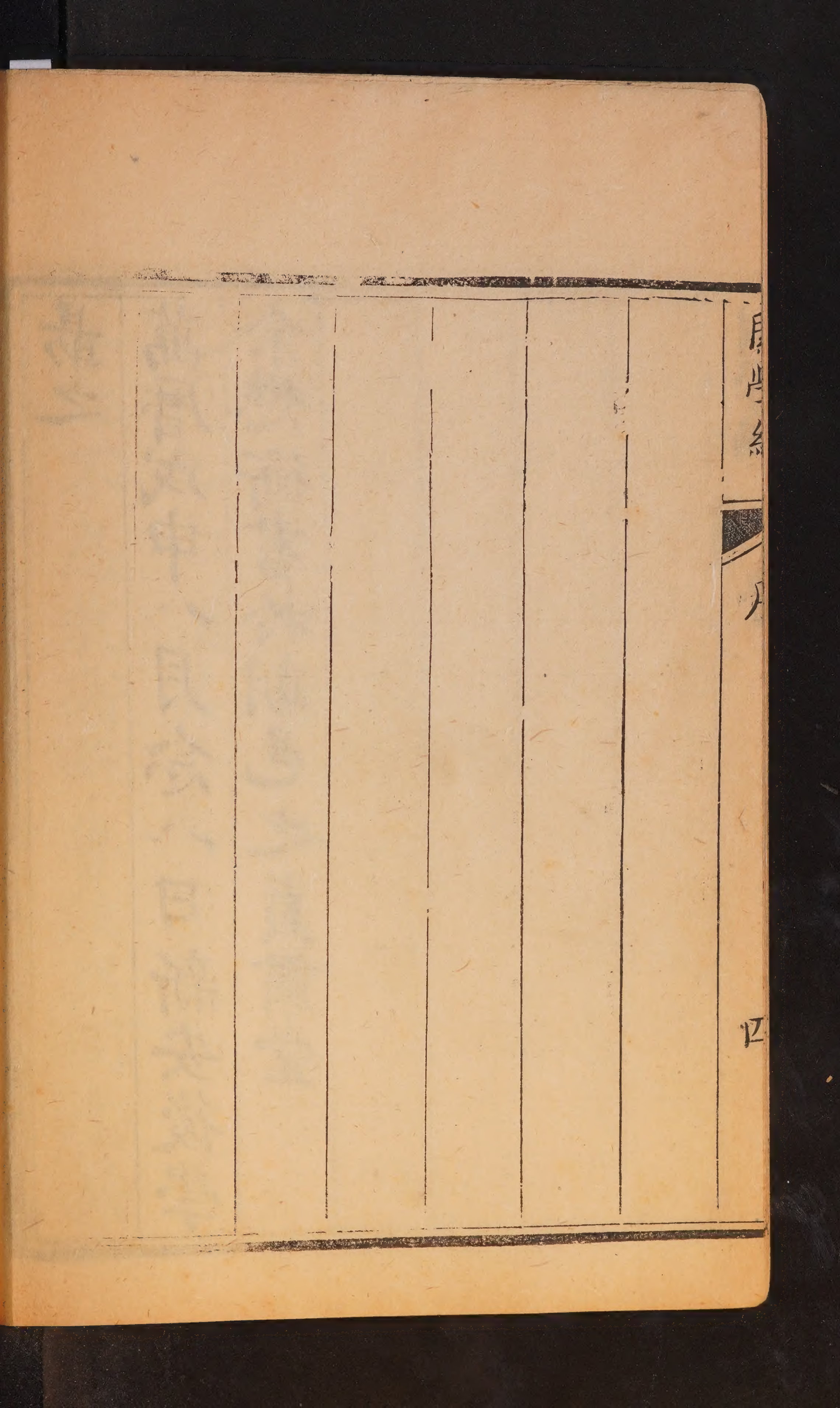
門當所嘉與者簡册兼收詎不宜
也其書以關學名爲關中理學而
輯表前修風後進用意勤矣余不
肖嚮往古昔有年且居子游之鄉
產晦菴之里彬彬名儒不一而足
未能博稽精論倣仲好體裁次爲
成書坐視先哲遺蹟放失媿矣罪

矣仲好有此舉嘆服良久遂屬長安楊令募工梓之用公同志蓋理為人人具足之理學為人人當講之學編內諸君子其力學以明理明理以完性皆人人可企及者非絕德也由諸君子而遡孔孟是在黽勉不息哉衡雖魯敢與同志共

勗之

萬曆戊申八月念八日新安後學

余懋衡書於朝邑之眞肅堂



重刻閑學編叙

理學之著明於世天人之道也性命之原也此理人人俱足此學人人可為而卒鮮其人何哉蓋兩間之正氣不能不有雜氣以間之理也亦數也天無如人何人亦無如天何也然而秉懿好德人有同情

故曰聖賢可學而至也其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聖相傳心心相印如日月星辰之麗天亘終不爽也如山河大地之流峙萬世不易也外乎此者為異學務乎此者為偽學歧乎此者為雜學而貌乎此者為俗學學之途分遂將釀

爲世道人心之害聖人爲一己正性命即爲天下萬世開道統上世羲黃至二帝三王無論矣春秋戰國瀾生民未有之奇深私淑頓學之志而濂洛關閩越千有餘年而獨得其宗聖道之光大燦然復明於世自宋至明代有傳人至我

朝昌明正學〻者咸知理學之為要而翕然向風無不仰慕前徽希踪景哲冀得升其堂而嚌其胾余讀閩學編而深有感焉是編少墟馮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從吾字仲好長安人也萬曆已丑進士自庶常入朝累有建白然艱於仕進生

平篤志聖賢之學四方從學者千餘人稱關西夫子乃舉關中理學之可傳者集為一編自橫渠張夫子始共三十三人將使前賢之學問淵源徵之發明聖道顯之立身制用卓然不愧為學者以昭來兹示典型而新安持國余公序刊以

傳世云獨是〻編自明季至於今百有餘歲矣雖間有舊本而板籍無存恐遲之又久澌滅殆盡後之人即欲覓是書而知其人其奚從而知之余以寒氈薄植園望閫閾之門墻而不得入者雖然竊嘗有志於斯道矣易曰西南得朋從其

類也邑中丁已進士趙氏蒲者與
余同譜現任儀隴縣知縣其學務
實行居官識大體號為知交回鄉
寄書信約為同志捐銀三十金余
亦捐俸較金重為刊刻爲夫四書
五經理學之淵源備矣
國家垂為令典以丹鉛甲乙匯徒記

誦詞章取科第弋榮名已也前君子以心入乎聖賢之心而心有同理後之人豈不能以心志乎前人之志而與之同心哉並將少墟先生入於集中而復齋王先生以布衣銳志聖學四十餘年不出戶庭甘貧樂道所難能者亦續入焉以

就正於有道之君子噫學問之淺深性也功名之得失命也正心誠意以修身主敬致知以力學而後性命一歸於正敢不折衷儒先惟日孳孳以期共勉於諸君子之後哉

乾隆丙子二月朔日中衛後學劉

得烔書於朝邑學署健中堂

關學編凡例

一是編專為理學輯故歷代名臣不敢泛入

一理學如秦子南燕子思壤駟子從石作子明俱孔門高弟第事蹟多不詳故另列小傳于前而編中斷自橫渠張子始

一次序各以時代庶古今不相混淆

一宋元諸儒有史傳諸書可考不佞稍為纂次十五仍舊至　國朝諸儒中多僭妄論著文之工拙不卹也

一國朝諸儒特錄其所知盖棺論定者其所

未知者姑闕之以俟

關學編目錄

卷一

宋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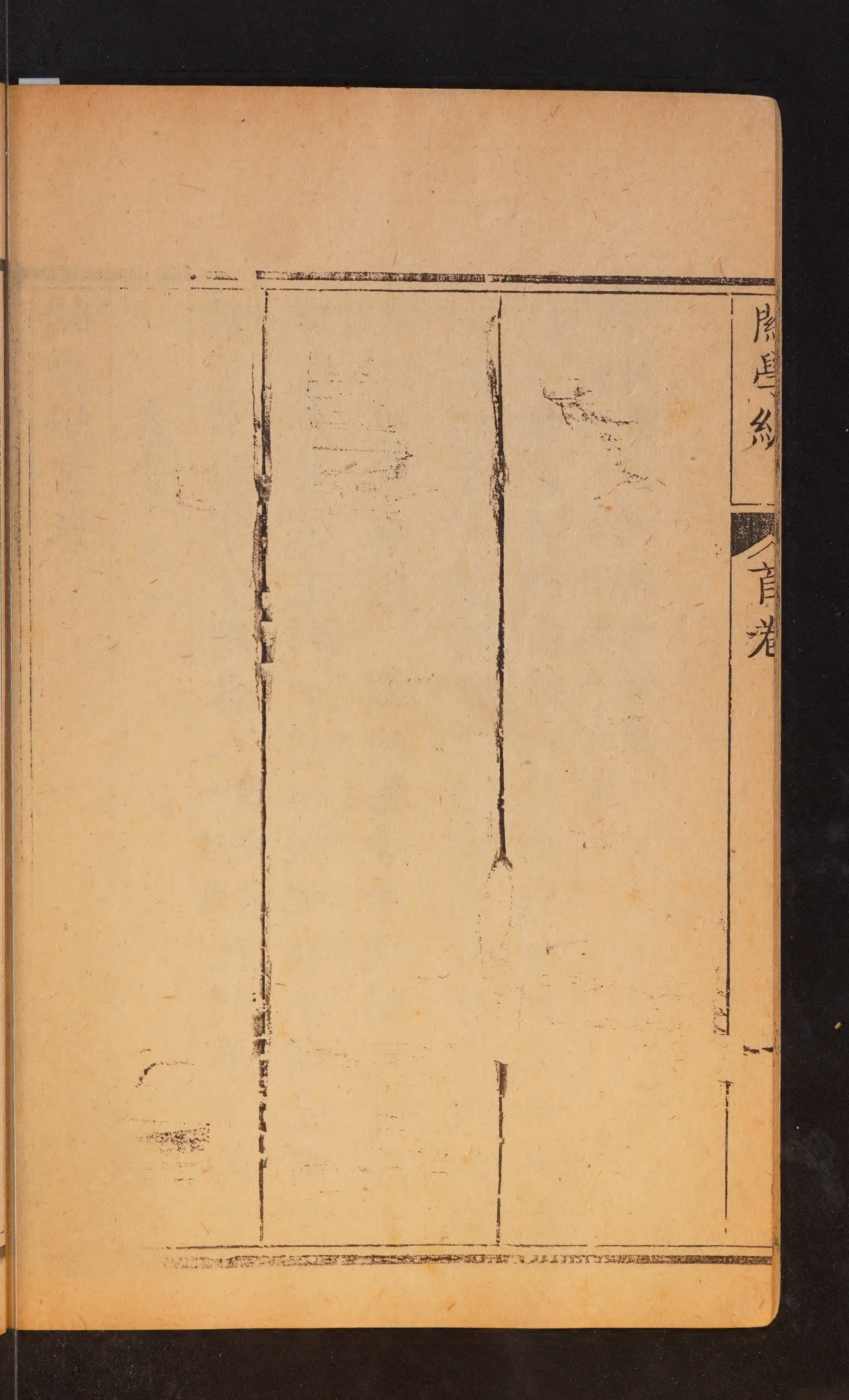
明

卷四

關學編首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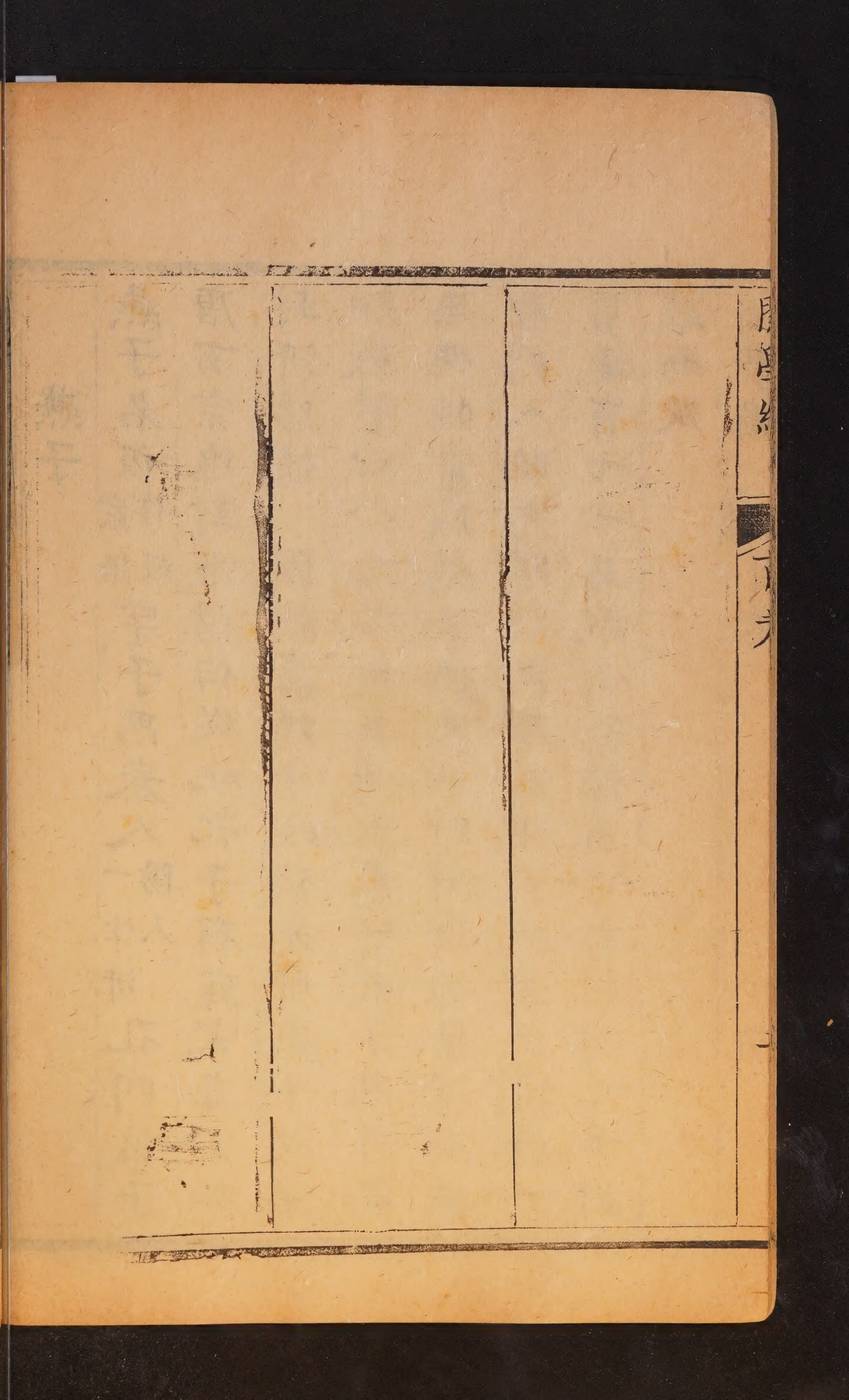
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一統志西安府孔門弟子篤于守道唐玄宗追封少梁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鄄城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秦子宋高宗贊曰秦有子南賁賁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寵爵聖門人物志末二句作紛華不挑靡我好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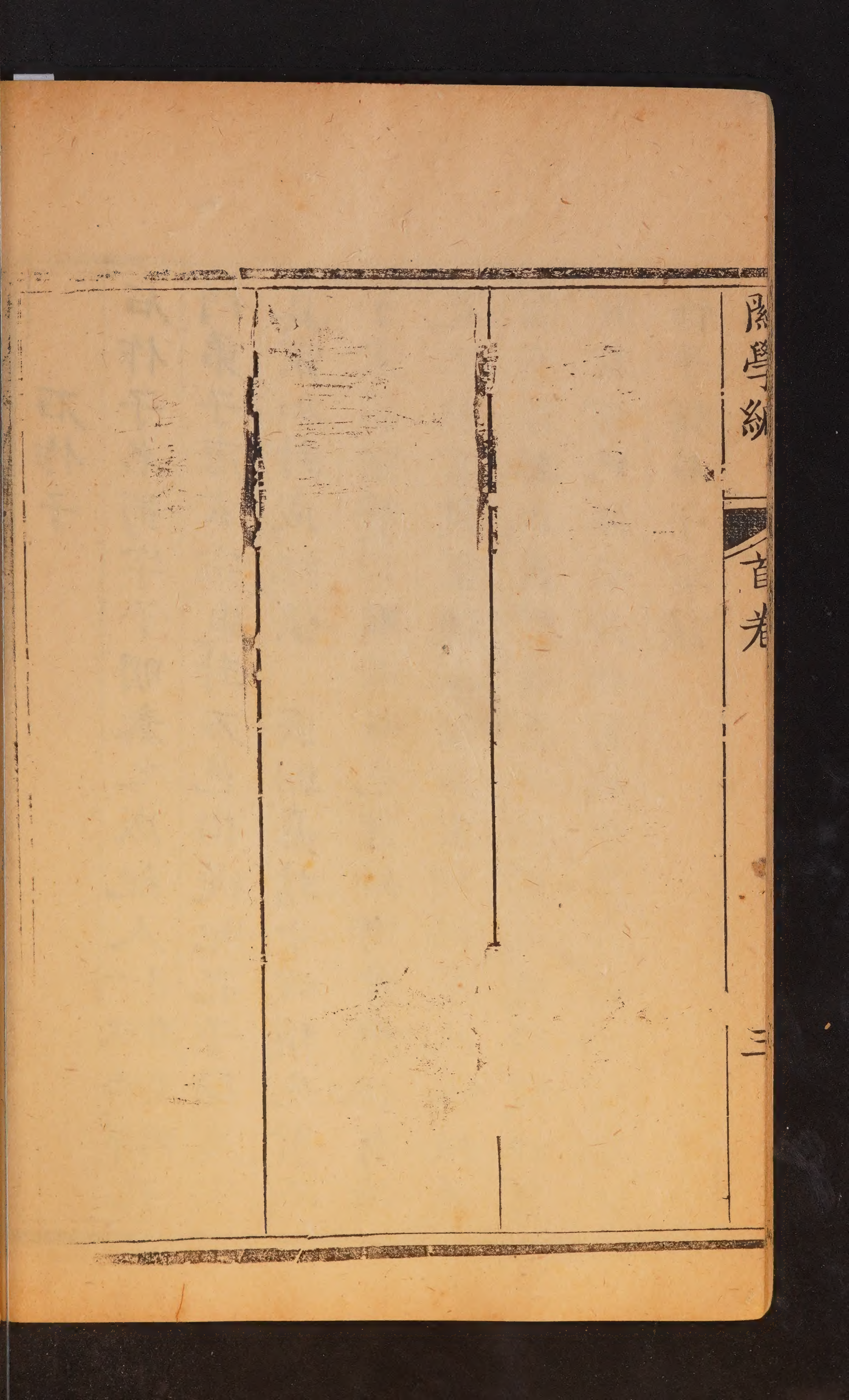
燕子

燕子名伋家語作級字子思秦人一作汧陽人孔門弟子唐玄宗追封漁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汧陽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燕子宋陳知微贊曰八九之徒具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愧鍾靈咸鎬浴德洙泗增封汧源皇澤斯被聖門人物志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道傳一貫速肖七十善教云哀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跂而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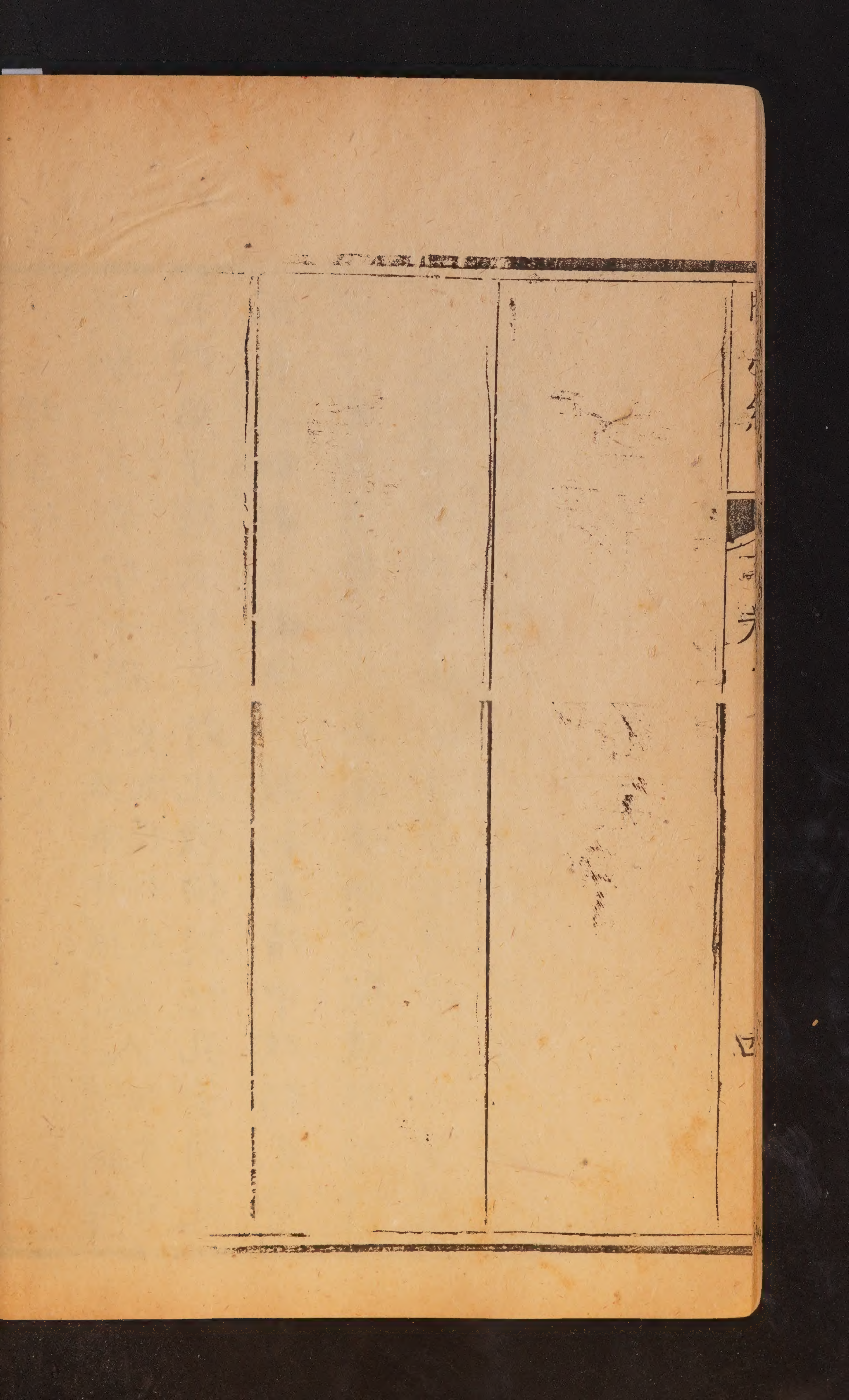
石作子

石作子名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一統志鞏昌府秦州孔門弟子唐玄宗追封石邑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成紀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石子宋高宗贊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揚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常存按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略複姓篇有石作氏注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作子稱石子者誤



壤駟子

壤駟子名赤字子從（家語壤作穰史記從作徒）秦人（一統志西安府）孔門弟子唐玄宗追封北徵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上邽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壤子宋高宗贊曰式是壤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按通志畧壤駟氏複姓今稱壤子誤



關學編卷一

朝邑趙　浦廷璧重刻
李元春時齋續編
三原劉映菁鍊英補刻
男昇之校字

宋

橫渠張先生

先生名載字子厚郿人為人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以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

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遂翻然志于道已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伯淳正叔二先生至與論易二先生于先生為外兄弟之子卑行也而先生心服之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

之美以東帛聘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叅軍遷雲巖縣名在宜川縣西北今廢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于縣庭親勸酧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閻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其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教

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翕然熙寧
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御史中丞
呂晦叔公著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
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召見問治
道對曰為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上說之曰
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
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
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王安石安石
謂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

生曰朝廷将大有為天下之士頗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敎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辭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程伯淳時官御史裏行争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皐陶猶且讞囚此庸何傷命竟下實䟽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史御天祺及伯淳並以言得罪乃移疾西歸屛居横渠横渠至僻陋僅田数百畝供歳計人不堪其憂先生約而能

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諸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蓋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禮為的以孔孟為法窮神化一天

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患近世喪祭無法喪僅隆三年期以下恬未有哀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褻不嚴於是勉修古禮為薄俗倡朞功而下為製服輕重如儀賓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觀于祭祀納酒漿以養遜弟而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相傚復古者甚衆關中風俗為之大變熙寧九年秦

鳳帥呂微仲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畧可措之以復古宜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名同知太常禮院及至都公卿聞風爭造然亦未有深知之者以所欲言嘗試于人多未之信會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禮詔下禮官議禮官狃故常以古今異俗為說先生力爭之不能得遣三年郊禮官不致嚴力爭之又不得先生知道之終不行也復謁告歸中道而疾病抵臨潼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歛門人共買

棺奉其柩還翰林學士許將言其恬于進取乞
加贈卹詔賜館職賻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
與之居久而日親勇于自克人未信惟反躬自
艾即未喻安行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
私干之居恒以天下為念　聞皇子生喜見顏面
行道見饑殍輙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聞人善
輙喜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
其端行游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
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

無貲者輒廩糧與共嘗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以為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方欲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始先生為學亦頗祕之不多以語人曰學者雖復多聞不務蓄德祗益口耳無為也程伯淳開

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趋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至也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歷數世不衰先生所著書曰正蒙嘗自言吾為此書譬之樹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何如耳書成揭書中乾

稱篇首尾二章寘在左右曰訂頑曰砭愚已程正叔攺曰西銘東銘其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

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正叔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謂自孟子後未見此書先生

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門人私謚曰誠明朱文公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理宗淳祐初謚明公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天祺張先生

先生名戩字天祺橫渠先生季弟少而莊重老成長而好學不喜為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迫喻以為貧乃強起就鄉貢既冠登進士第調陝州閿縣主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寶渠州流江懷安軍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為監察御史裏行明年以言事出知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舉監鳳翔司竹監熙寧九年卒年四十有七先

生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嘗攝令華州蒲城蒲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鬬訟寇盜倍徙它邑先是令長以峻法治之姦愈不勝先生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喻使無犯法閒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為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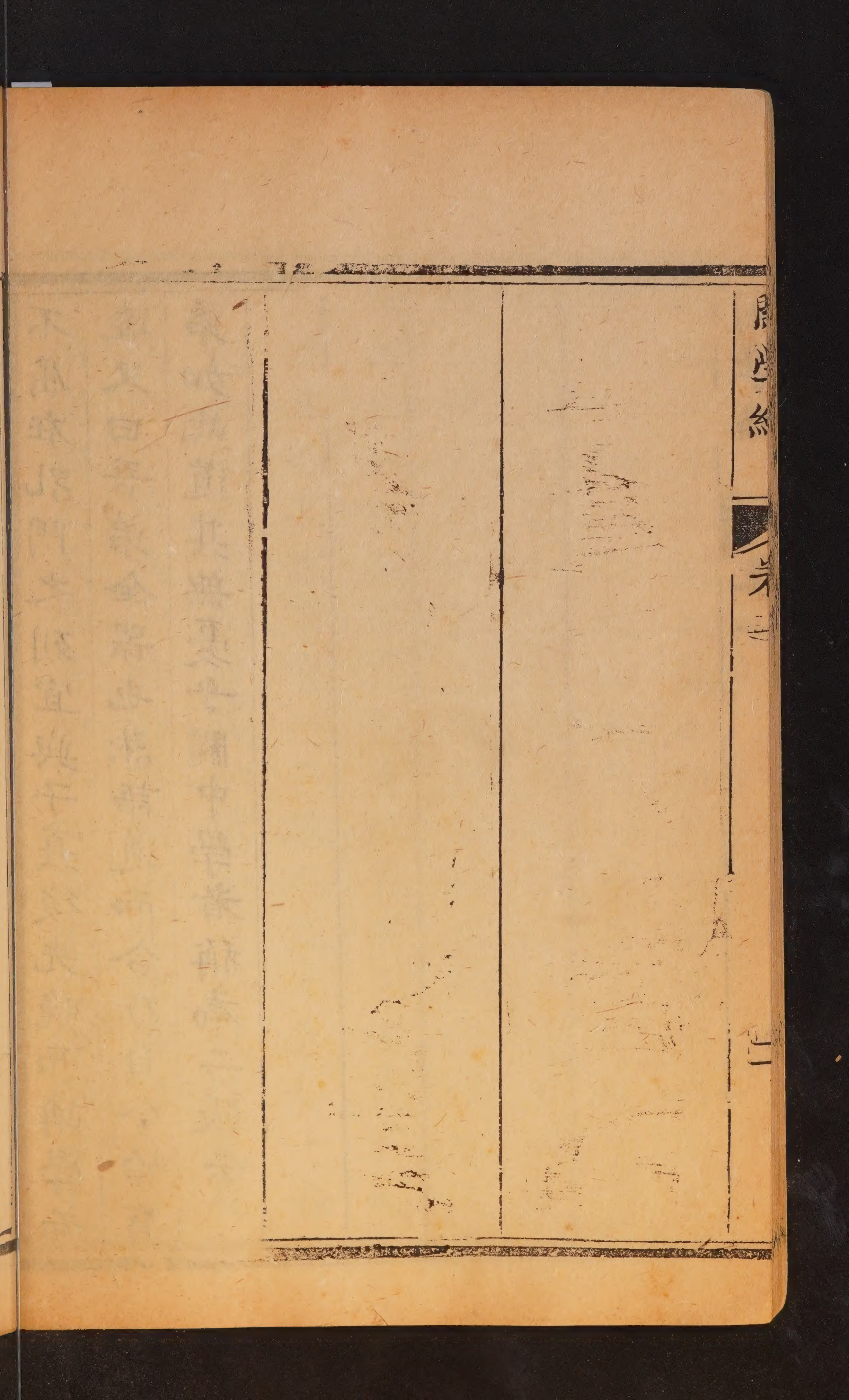
滇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為衰為御史每進對必以堯舜三代進于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其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未見其可也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謟竊臺諫呂惠卿刻薄便給假經術以文奸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請中書省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咲先生曰戩之狂直宜

為公唉然天下之唉公不少矣章十数上卒不納乃嘆曰茲未可以已乎遂謝病待罪卒罷言職既出知公安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聳然畏之終乃服其厚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先生待以至誠反復教喻不逆不億不行小惠訟者往往叩頭自引未幾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今夏令張公乃吾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公還舊治使者欣然聽其辭而言于朝去

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来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徙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笋其清慎如此先生篤實寛裕儼然正色雖喜慍不見于容然與人居温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不及于義接人無貴賤踈戚未嘗失色於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悪樂進已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

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有
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
為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為已病少孤不得事
親而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極其恭愛推而及
諸族姻故舊罔不周恤有妹寡居子不克家先
生力為經其家事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餘
年先生惻然不安帥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
事篤行不苟為一時師表橫渠先生嘗語人曰
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

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而講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憂乎關中學者稱為二張云



進伯呂先生

先生名大忠字進伯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蕢比部郎中通葬藍田子孫遂為藍田人先生登皇祐中進士為華陰尉晉城令未幾提督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進伯與范育被命俱辭行進伯陳五不可以為懷撫外國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遼議代北地會遺父喪起復知代州遼使至代設

次據主席先生與之爭乃移次于長城北遼使竟屈已而復使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先生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劉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其不可奪議竟不快罷忱還三司先生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為界焉元豊中為河北轉運判官徙提點淮西刑獄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

秦州進寶文閣待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後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官為量移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知秦州時馬涓以狀元為州簽判初呼狀元先生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為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學既無用脩身為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時時告以臨政治民之道涓自為得師後為臺官有聲每嘆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謝上蔡時教授州學先生每過之聽謝講

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先生為人質直不妄語動有法度從程正公學正公稱曰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所著有輞川集五卷奏議十卷弟大防大鈞大臨兄弟四人皆為一時賢者世無不高之大防字微仲進士及第元祐初以左僕射同范純仁相垂簾聽政者八年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封汲郡公紹聖初貶舒州行至虔州信豐薨紹興初贈太師宣國公謚正愍

和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鈞字和叔大忠弟嘉祐二年中進士乙科授秦州司理叅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三原移巴西又移知侯官以薦知涇陽皆不赴丁外艱服除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仕意家居講道以教育人才變化風俗期德成而致用久之以大臣薦為諸王宮教授嘗獻文作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上尋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

夏鄜延轉運司檄為從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粮使先生請于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粮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耳先生即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遲謂先生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先生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耶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耶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先生盛氣誚諤稷且不免未幾以疾卒於

官年五十有二先生為人質厚剛正初學於橫渠張子又卒業於二程子以聖門事業為已任識者方之季路先生於橫渠為同年友及聞學遂執弟子禮時橫渠以禮教為學者倡後進敝于習尚其才俊者急于進取昏塞者難於領觧寂寥無有和者先生獨信之不疑毅然不恤人之非閒已也潛心玩理望聖賢尅期可到日用躬行必取先王法度以為宗範居父喪衰麻斂奠比虞祔一襄之于禮已又推之冠婚飲酒相

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與兄進伯微仲弟與叔率鄉人為鄉約以敦俗其略云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節文燦然可觀自是關中風俗為之一變橫渠嘆秦俗之化和叔有力又嘆其勇為不可及而程正公亦稱其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云先生少時贍學洽聞無所不該嘗言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久則至焉橫渠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于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至是

愽而以約渙然氷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其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于無用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為圖籍使可見之行曰如有用我舉而措之而已其卒也范巽之表其墓曰誠德君子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强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

子克己復禮之用屬其用其要歸之誠明不息
不為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刼之
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
當先生卒時妻种氏治先生喪一如先生治比
部公喪諸委巷浮圖事一屏不用子義山能傳
其學人以為道行于妻子云所著有四書註誠
德集其鄉約鄉儀朱文公表章之行于世鄉約
今為令甲

與叔呂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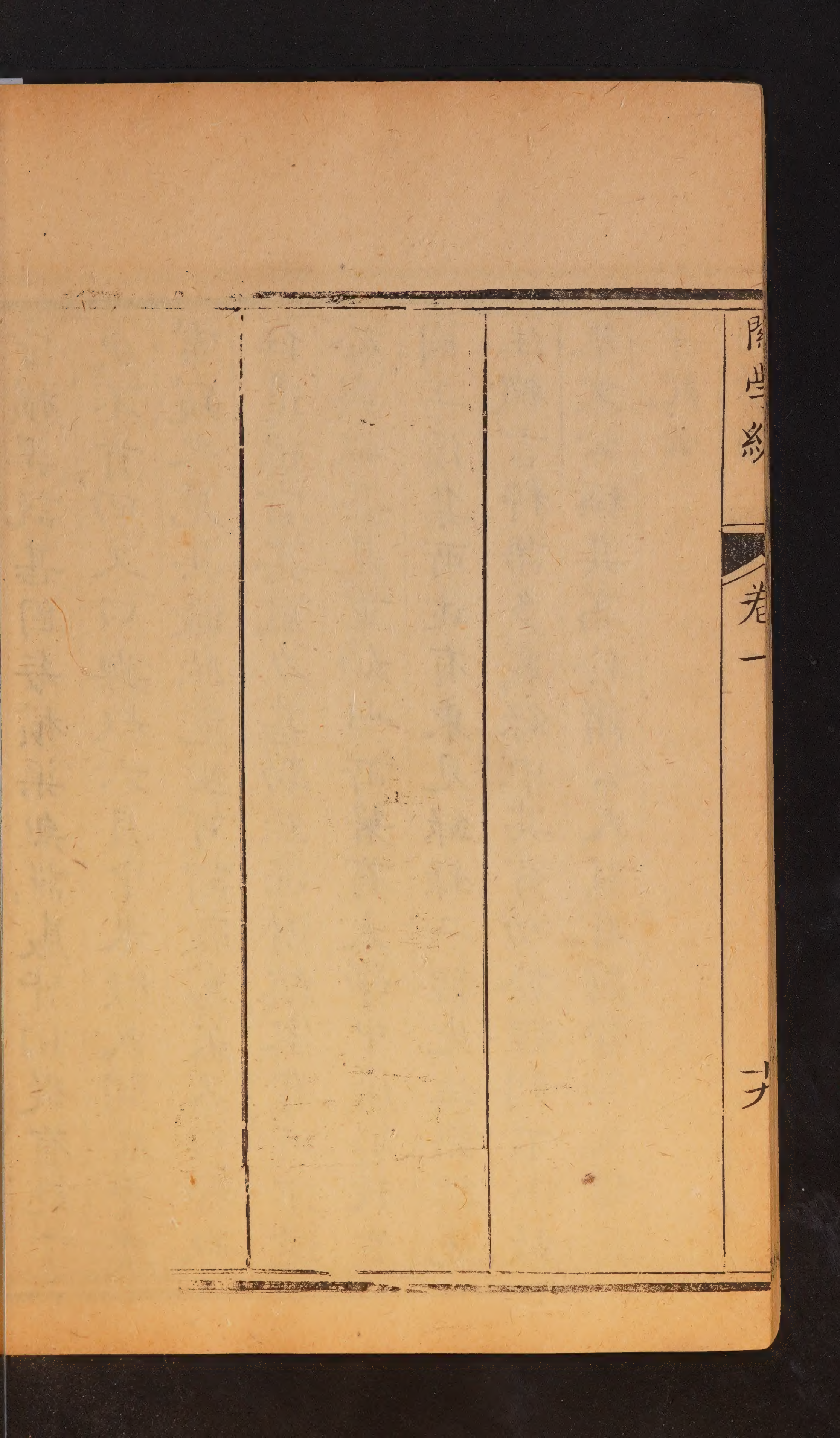
先生名大臨字與叔號芸閣大鈞弟以門蔭入官不復應舉或問其故曰某何敢揜祖宗之德元祐中為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嘗論選舉曰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謂講官未及用而卒先生學通六經尤邃于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

舊制令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駭俗少從横渠
張先生游横渠歿乃東見二程先生卒業焉與
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純公語之
以識仁先生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
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
有己立己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横生擾擾不齊
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
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
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

室廬婦姑勃磎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
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痾
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
睎之則是始先生博極羣書能文章已涵養深
醇若無能者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
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
婦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顏回為壻矣而其學
尤嚴于吾儒異端之辨富文忠公弼致政于家
為佛氏之學先生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

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義理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正公嘗曰與叔

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有說了更不肯回又曰與叔六月中来緱氏閒居中某常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又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其見重如此所著有大學中庸解攷吉圖玉溪集所述有東見錄錄二程先生語二先生微言粹語多載錄中其有功於程門不小故朱文公稱其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而又惜其早死云



季明蘇先生

先生名昞字季明武功人同邑人游師雄師橫渠張子最久後又卒業於二程子時尹焞彥明方業舉造之先生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彥明未達一日先生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彥明大悟先生令詣程門受學焉元祐末呂進伯大忠薦曰臣其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植純茂强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

載學為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乃自布衣召為太常博士後坐元符上書入黨籍編管饒州行過洛館彥明所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為意彥明曰然焞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為國家計邪為身計邪若為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為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為輕典季明以斯言為然先是橫渠正蒙成先生編次而序之自謂最

知大旨熙寧九年橫渠過洛與二程子論學先生錄程張三子語題曰洛陽議論朱文公表章之行于世今刻二程全書中



巽之范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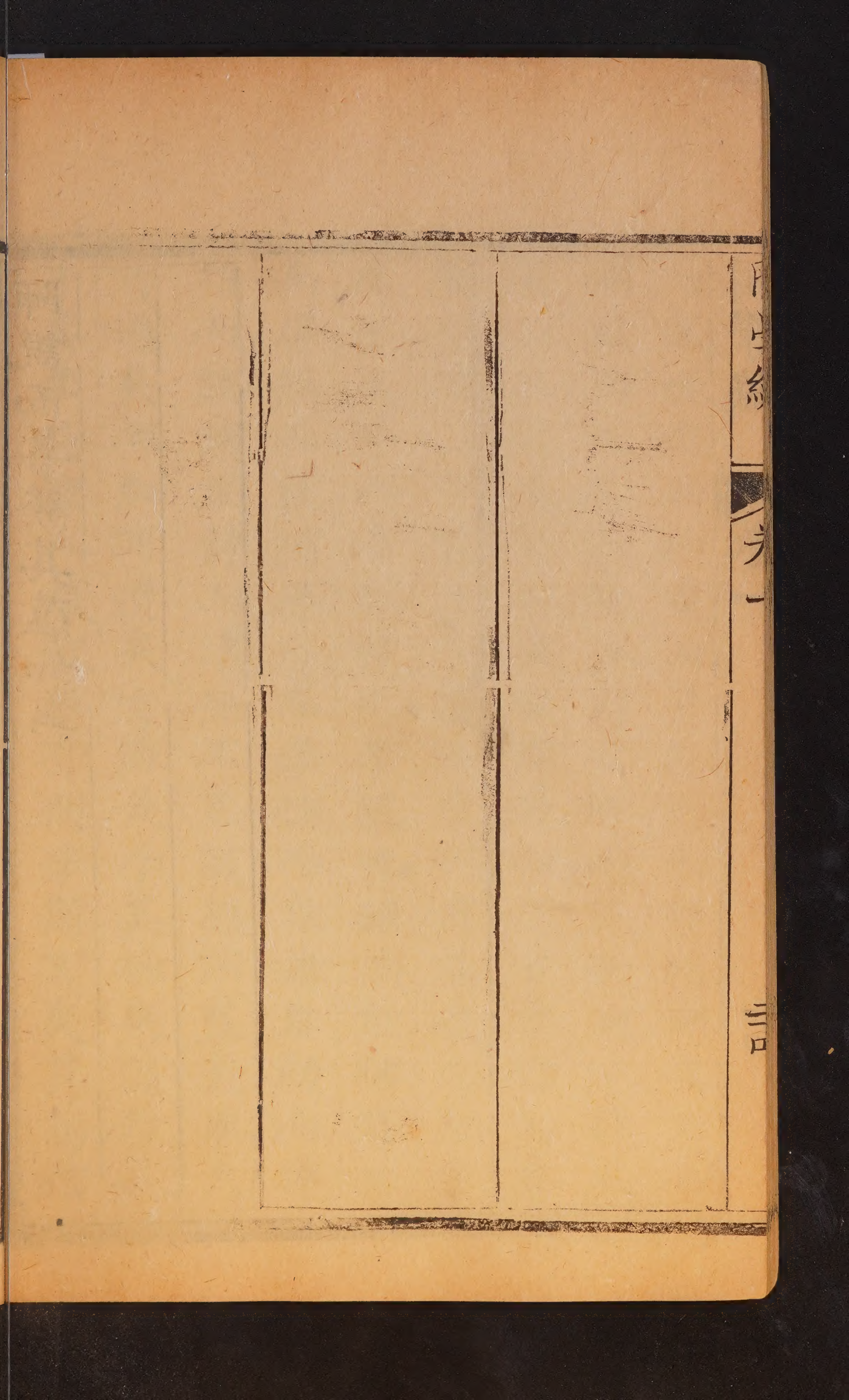
先生名育字巽之三水人父祥進士及第累官轉運副使以邊功追贈秘書錄其後先生舉進士為涇陽令以養親謁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喻之曰書稱堲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意也先生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張載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先生行邊坐劾李定親喪匿服出知韓城久之晉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

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為太常少卿改光祿卿出知熙州（今臨洮府）時議棄質孤勝如兩堡先生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為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膂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為給事中仕終戶部侍郎卒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西夏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先生從程張三先生學伊川嘗曰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橫渠嘗語

先生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先生請問橫渠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欲學者存之不忘庶游心深久有一日脫然如大寐得醒耳橫渠正蒙成先生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于無閒語小入于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

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雨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其篤信

師說而善發其蘊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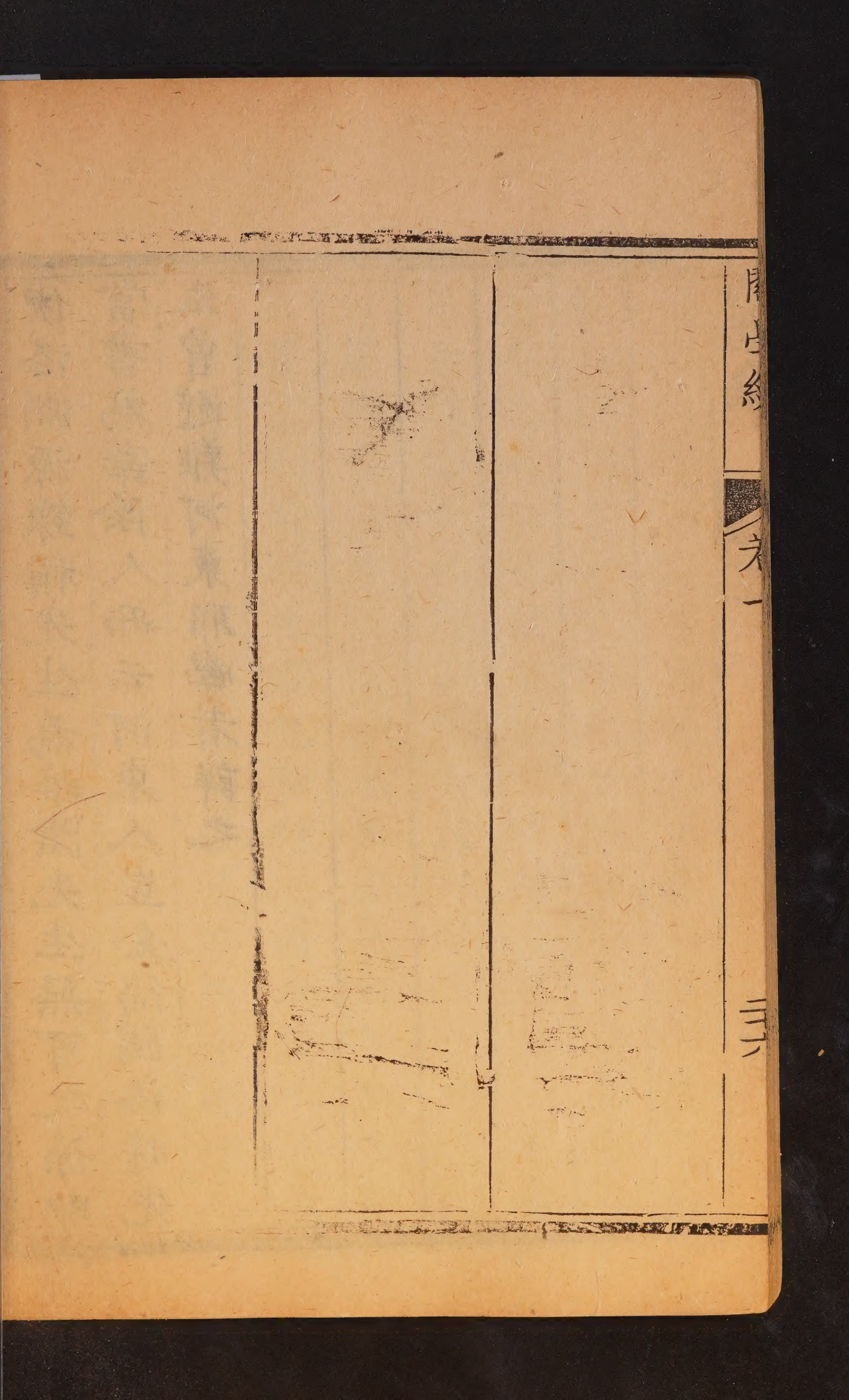


師聖侯先生

先生名仲良字師聖華陰人二程先生舅氏無可之孫從二程先生游人有欲館先生者先生造焉則辟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先生從之先生遂行或問之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嘗訪周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其不凡曰非從濂溪来邪後遊荊門胡文定留

與為隣終焉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潭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于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貫通不窮商略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于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足慨矣伏望吾兄力薦于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為無補朱文公稱其學清白勁直所著有論語說及侯子雅言行世按

伊洛淵源錄稱先生爲華陰先生無可之孫即當書爲華陰人而云河東人豈金陷關洛時先生曾避難河東耶學者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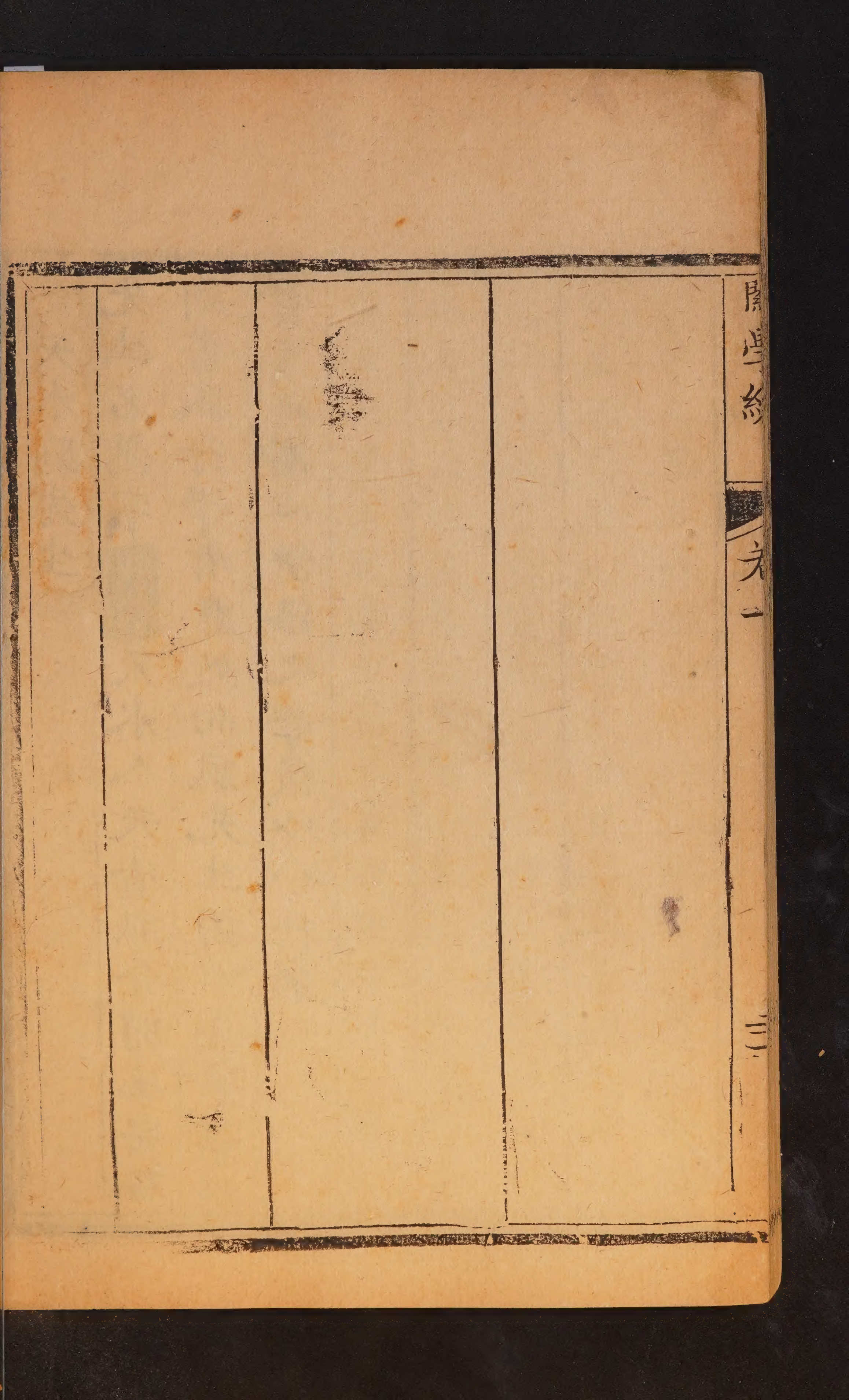
景叔游先生 補

先生諱師雄武功人少著文學遊張橫渠門益得其奧第進士元祐初爲宗正主簿議棄四砦事甚力遷軍監丞夏人謀分據熙河先生語劉舜卿制之之策已而皆大捷斬獲幾四千人擄主將及其大首領九人遷陝西轉運判官夏人侵涇原復入熙河先生議於定西通渭間建三柵及謀耕七壘以固籓籬詔以議付范育而徵先生詣闕哲宗勞之曰洮州之役可謂儁功但

恨賞大薄耳拜衛尉少卿上數訪問邊防利病先生具慶歷以來邊臣分置之臧否朝廷謀議之得失及當前禦敵之要凡六十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進直龍圖閣知秦州先生懷慨豪邁兼以學力被委用有志事功論者猶以用不究才為恨

天水劉先生

先生名愿字[illegible]天水人天資耿介時王安石新書盛行學者靡然向風先生獨不喜穿鑿附會之說潛心伊洛之學後以八行舉



關學編卷二

朝邑趙　蒲廷璧重刻
李元春時齋續編

三原　劉映菁毓英補刻
甥魏　意校字

金

君美楊先生

先生名天德字君美高陵人肄業太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慱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

化令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先生自讀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先生于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洛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為有在也埋沒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咲歌詠不衰

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憾矣卒年七十九魯齋許先生衡誌其墓銘曰出也有為死生以之處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瞭然胸中洞析毫釐外私內公息邪距詖俯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於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無窮歲年子恭懿益昌其家學為元名儒別有傳



元

紫陽楊先生　鑑山宋氏附

先生名奐字煥然號紫陽乾州奉天人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生先生父振以為文明之象因名曰奐天性至孝年十一喪母哀毀如成人未冠夢遊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長師鄉先生吳榮叔遍出倫輩讀書厭科舉之學遂以濂洛諸儒自期待金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

所不敢言者詣闕欲上之不果元初隱居講道授徒扺鄠縣柳塘門生百餘人刱紫陽閣即清風閣稱紫陽先生嘗避兵河朔河朔士大夫想聞風采求見者應接不暇東平嚴實聞先生名數問其行藏先生終不一詣歲戊戌太宗詔宣德稅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先生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以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

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先生責之曰
剝下欺上汝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
私便之不踰月政成時論翕然謂前此漕司未
有也在官十年請老於燕之行臺壬子世祖在
潛邸驛召先生叅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請
歸築堂曰歸來以為佚老之所教授著述不倦
乙卯病革諭子弟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戒家
人無事二家齋醮引觴大噱命門人負擇載筆
留詩三章怡然而逝年七十賜謚文憲先生博

覽强記真積力久猶恐不及作文務去陳言以蹈襲為恥一時諸老皆折行輩與之交關中號稱多士一時名士未有出先生右者不治家人生產業而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强為之人有片善則委曲稱獎惟恐其名不聞或小過失必盡言勸止不計其怨怒也初翰林學士姚燧早孤育于世父樞樞督教甚急先生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分何以急為乃以子妻之燧後為名儒其學得于先生為多元好問譔神

道碑稱為關西夫子江漢趙復序其集稱莫志
其學粹然一出于正即其文可以得其為人其
見重如此所著有還山前後集百卷天興近鑑
三卷韓子十卷槩言二十五篇硯纂八卷北見
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時宋規字漢臣長安人
與紫陽及遺山鹿菴九山數儒論道洛西弟子
受業者甚衆親殁廬墓瑞草生塋閭復嘗稱之
曰天性至孝德重三秦才贍而敏冠絕一時中
統戊戌徵試中論賦兩科拜議事官先是官吏

縱肆日久數侵苦小民公繩之以法惕然皆莫敢犯丙辰春請闕陳便宜數事上悉加納廉希憲云宋規循良可與共事希憲相知公有經濟才議欲為列有嫉其文章名世者沮之署為講議官不就後徵為耀州尹官至蜀道憲副政聲在在著聞號鑑山先生有鑑山補暇集梓行于世年七十七卒

元甫楊先生

先生名恭懿字元甫號潛齋高陵人天德之子自少讀書强記日數千言會時艱從親逃亂而東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父西歸家貧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養暇則力學博綜于書無不究心而尤邃于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為章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鑒觀古昔興亡之事從學者已衆海内搢紳與父

友者馳書交譽即以宗盟斯文期之年二十四始得朱子四書集註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讀之喜而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于是窮理反躬一乎持敬優游猒飫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赫然名動一時宣撫司行省以掌書記共議事辟之皆不就至元七年與魯齋許文正公同被召先生不至魯齋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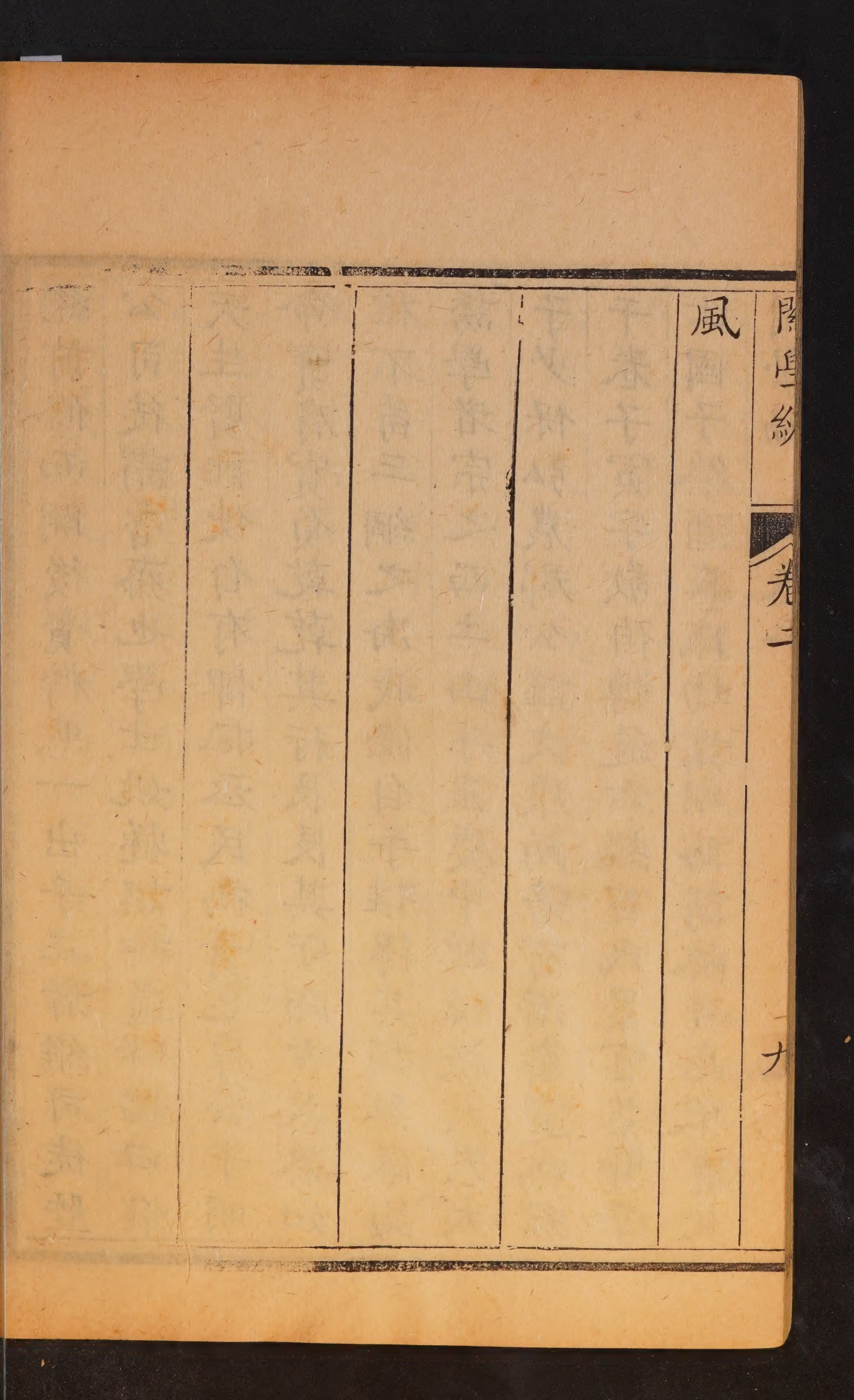
子祭酒拜中書左丞日于右丞相安童前稱譽其賢丞相以聞十年帝遣協律郎吏敬来召以疾辭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故事再聘之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為書致命不得已乃至京師帝遣國王和童勞其遠来既入見帝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周悉詔與學士徒單公履定科舉之法先生議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

曰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經止于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為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帝善之會北征辭歸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詔與太史王

恂等改曆明年曆成授聚賢館學士兼太史院
事辭歸當曆成進奏日諸臣方列跪帝命先生
及魯齋起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
終奏皆坐畢其說蓋異禮也二十年以太子賓
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
召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
十一年卒年七十先是魯齋提京兆學與先生
為友一遇講貫動窮日力篤信好學操履不苟
魯齋亟稱之父歿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襄事遵

朱文公家禮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為具不足稱儐益之魯齋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識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魯齋東歸後治母喪一如父三輔士大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先生云蕭維斗斞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于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

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
公司徒謂魯齋也學士姚燧譔神道碑銘曰維
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丞民為責已厚公于明
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艮艮其守師古喪祭如
禮不苟三綱之倫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
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皇慶中贈榮祿大夫太
子少保弘農郡公謚文康所著有潛齋遺稿若
干卷子寅字敬伯博通六經百氏累官集賢學
士國子祭酒在成均講明誨誘終日忘倦有父



風

維斗蕭先生　伯充呂氏附

先生名㪺字維斗號勤齋奉元人天性至孝自幼翹楚不凡長為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讀書終南山力學三十年不求進制一單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輙倚其榻玩誦不少置于是博極羣書凡天文地理律曆筭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維斗為識字人學者及門受業者甚衆鄉里孚化稱之曰蕭先生鄉人有自城暮歸者途遇寇詭曰我蕭先生也寇驚愕

釋去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先生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公居後耳先生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媿謝之世祖初分藩在秦用平章咸寧王野仙薦徵侍藩邸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為賀遣一從史先往先生方灌園從史不知其為先生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帯迎客從史見有懼色先生殊不為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武

宗初徵拜太子右諭德不得已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請去或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固辭歸年七十八以壽終于家謚貞敏劉致謚議畧云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盖志意修則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翱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

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冀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戔戔賁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于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𣂏士君子之趨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薜蘿動色巖户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隳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于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

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蹔出而即歸不旣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旣敏乎按諡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諡曰貞敏詔從之先生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立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關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爲一代醇儒門人涇陽第五居仁平定呂思誠南陽李术魯翀爲最著所著有三禮説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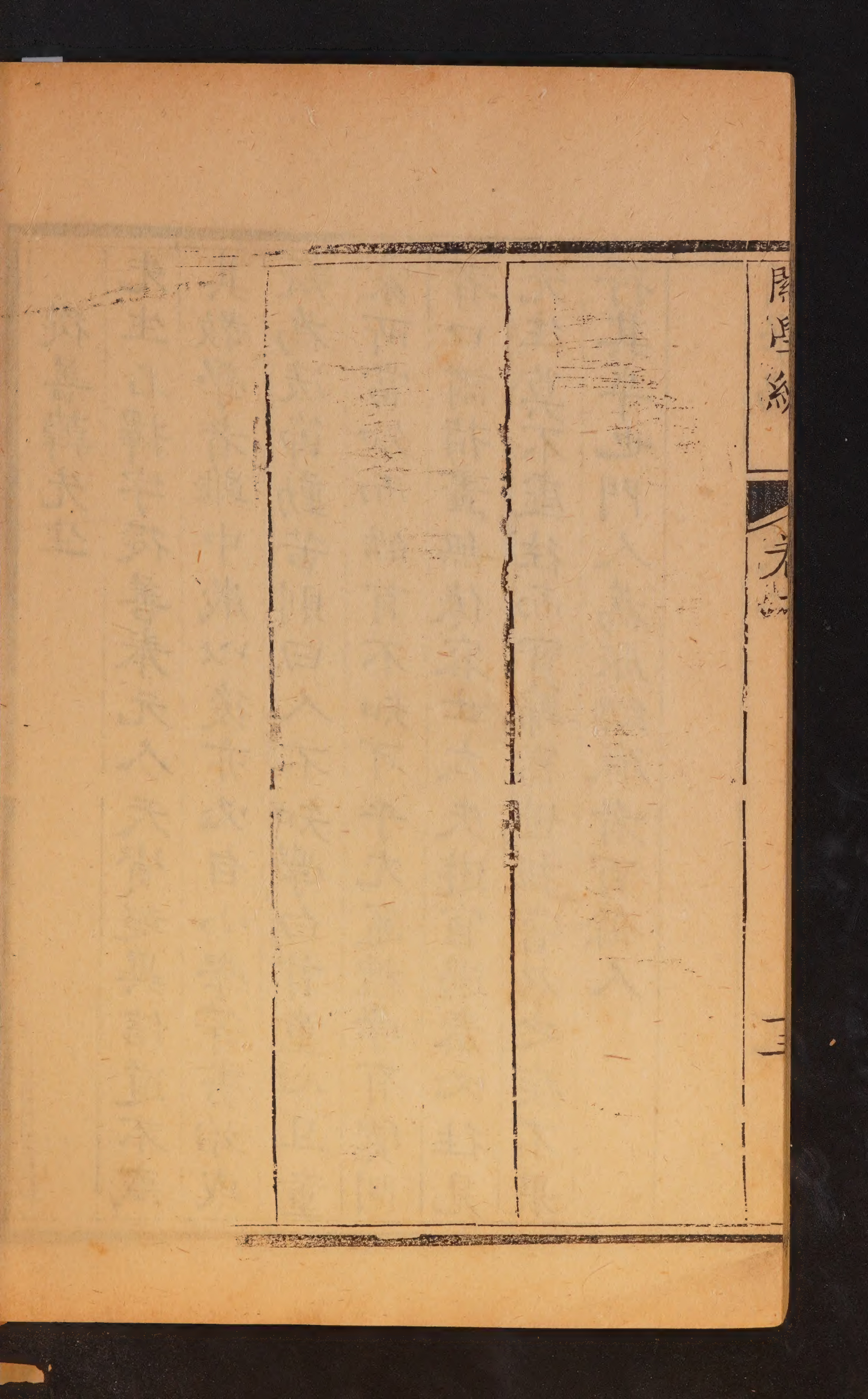
勤齋文集行世時有呂彧字伯充其先河內人金末父佑避亂關中因家焉伯充從許魯齋學魯齋爲祭酒舉爲伴讀輔成教養其功居多至元間爲四川行樞密院都事勸主帥李德輝不殺巴人感德祠之知華州勸農興學俱有成效累官翰林侍讀學士致仕卒追封東平郡公諡文穆大德中河東關隴地震月餘伯充與維斗各設問答數千言以究其理居父憂喪葬一倣古禮魯齋貽書稱其信道力行爲楊元甫之亞云

寬甫同先生

先生名恕字寬甫號榘菴奉元人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閒言先生安靜端凝羈丱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為吏屬關陝以先生貢禮曹辭不行仁宗初即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先

生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先生之學由程朱上遡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于行教人曲為開導使得趨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帯母張卒事繼母如事所生父喪哀毀致目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

事有可復追逵有不誠是誣神也可逭罪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里人借騾而死償其值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為家無擔石之儲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槃庵時蕭先生斠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先生家士論並稱曰蕭同自京師還家居十有三年中外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為先生而不姓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所著有槃庵集二十卷



伯仁侯先生

先生名均字伯仁蒲城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讀書不至千遍終于己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振關中學者宗之用薦者起為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即歸休田里先生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

而答世咸服其博聞云今祀蕭城鄉賢祠

士安第五先生

先生名居仁字士安涇陽人幼師蕭維斗𣂏弱冠從同寬甫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畝而學徒滿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先生輒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加修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名之禮私謚曰靜安先生



悅古程先生

先生名瑒字君用號悅古涇陽人隱居不仕弱冠即以古學自力討論六籍雖祁寒暑雨造次顛沛未嘗少輟三原李子敬創學古書院延先生講學其中遠近從遊者百餘人循循然樂教不倦學者稱悅古先生嘗誡諸子曰人性本善習之易荒古聖賢皆以驕惰為戒況凡民乎集家戒一卷以遺子孫著述有遼史三卷異端辨二卷雲陽志二卷樂府文集傳世李子敬字恭

南為人質謹孝友家素裕族黨因其資而葬者三十餘喪婚者八十餘姓捐千金創學古書院又割田以供釋奠廩師生學士蕭貞敏公為記行省上其義下詔旌表其門







